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三十一回 鄉人乘醉捉馬騷 當事無知升太尉

話說王豹記念前仇，聽說楊么做了險道山頭領，一時著急，與樂教頭商議了一番，便在謝公墩村中宰豬殺羊，請集鄉人，揚言保護村坊，防備險道山強人出劫。原來這險道山，一通龍亢縣，一接界首縣，一臨陽城縣，是突據三面，又切近謝公墩一百餘里。王豹要公報私仇，便說得險道山恁般殺人，恁般劫搶。一時這些鄉人卻被搖惑得男婦驚慌，俱依他使令，互相保守，各派錢鈔，供給王豹這班人。今聽見他自出己財，邀請吃酒，村中老幼，無一不來。吃到中間，王豹遂向眾人說道：「我在下田無百頃，家只數人，只宜省事，不宜作為。只因我住居本地，向有聲名，若地方受害，我的聲名亦損。又恐我一人力量有限，不能遮護村坊，故此還請天下馳名禁軍教頭，共行保護。已蒙列位推我為首，言無不聽。雖不見有甚是非到來，卻是這般防禦，強人不敢輕易到此。今聞得險道山來了一個刺配軍犯楊么，這人生性惡毒，殺人無厭，今在山上做了賊首，我這裡又不得不預為防守。如今也沒別事相煩，只要十家為甲，有事必須傳報，有警必要盡力。凡在甲內之家，雖有親戚往來，款留過宿，亦必報知甲長，甲長通知在下；可留則留，若有面目可疑，語言各別，即拿到我處審究。若審究出是強人一黨，來作探事，立行處死。這擒獲有功之人，每家派出貫文以作旌賞。不知列位意下如何？」眾人聽了，便齊聲說道：「這是大郎為我們身家保護，敢不聽從！」王豹聽了大喜，遂與眾人吃了一番方散。自此謝公墩居民無不盡心協守，一時別處村境雖不是這般防守，卻有希圖得賞，俱各留心。有個自召鋪地方，一日忽來個漢子，要在人家投宿過夜，只一味恃強使性，人俱不敢惡識他。在一個人家住下，便叫人去買酒買肉，略見人怠慢了些，只大拳頭打人。早被地方瞧科，九分疑是險道山強人，便暗暗的察聽，又通知了店家，只是不敢輕易動手。原來這漢子就是馬騷。他來尋趕楊么，趕了幾日，見趕不著，便安心要到柳壤村去，遂一路慢走。到一處歇宿，便驚天動地，打打鬧鬧，才住得一夜。這日見是投宿的時候，走入村中一家，取銀喝人買了酒肉來，吃得十分醉飽，一仰一側，一腳踢開房門，黑中摸著了床鋪，向腰間摸出板刀做了枕頭，跌倒身便鼻息如雷的睡著。店家見他睡了，正要出門通知，眾人已是走到，遂在堂中悄悄商議道：「這人一臉賊形，必是險道山一伙，若拿他解到謝公墩，實有一主大財。幸喜得吃醉在此，正好下手；若在醒時，看他這個模樣，實有水牛般力氣，莫想動他。」這些好事的與想得大財的人，俱忘了利害，有的便去取繩索，有的就去拿器械，不一時走來。內中卻有老成不好事的，不想得大財的，便說道：「你們做事不可造次。可知有人面惡心善，倘他不是險道山強人，一時輕舉妄動，將人作賊，後來也是村中干係。」眾人聽了，一時心懈起來。有的說道：「這話果是不差，又沒憑據在那裡，明日倒去吃官司。」有的退縮出門。忽聽見房內這個醉漢「地大笑大叫道：「楊么哥哥慢跳，趕壞煞！」叫罷，依舊鼻息如雷。堂中有人不曾退出的，忽聽見醉漢在夢中連叫楊么，忙招眾人進來道：「你聽見麼？這楊么可不是險道山的頭目？他便是同伙。天叫他夢中說出，豈不是我們的造化，該得大財！」眾人大喜。又商量了一番，便著一個點燈，幾個拿著繩索，一步步悄悄進房，又捏手捏腳走到床鋪邊，使兩個立在頭邊，使兩個立在腳後，又使兩個立在中間，幾個將索子做好了圈兒。安排停當，眾人齊叫一聲：「捉賊！」便口齊手不齊的往頭上、腳上、手上、按捺拴縛。不期馬騷直從夢中驚醒，大喝道：「兀鬼怪叫灑家！」只喝震得滿屋應聲。眾人一時心慌手慌，早被馬騷迸開左手右腳，一腳踢翻後面兩個，一拳打倒中間二人，直竄跳起，摸了板刀亂砍。眾人跑跌出房，已被馬騷砍倒四五人在地。馬騷大怒道：「屎撮鳥，敢來暗算灑家！」便趕到堂中，滿屋尋人，俱躲得沒影。馬騷一時尋不著人，便十分惱怒道：「撮鳥便縮躲，卻縮躲不這鳥屋。騰地撒火，撮鳥也恁擻出？」遂去卷了兩把亂草，在燈籠上點著，東西亂。一時粉騰起來，只燒得必剝剝，滿天價紅。他捏著兩板刀，立在堂中，只叫快活。這店家同眾人跑跌出門，躲立暗處，忽見家中火起，忙要趕進搶取物件，卻見這醉漢立在堂中看火，只得退出，向眾人跌腳叫苦。眾人道：「如今一不做二不休！我們幾個人乾不得甚事，快去叫起合村人來拿他。」便一時滿街叫喊道：「險道山有一個強人，在此殺人放火，大家出來救護！」這些人家俱在睡夢中，忽聽見村中火起，俱開出門來，打點來救。今又聽見說是強人，又只得一個，便各取了棍棒鋤農器，一齊趕來。這馬騷見火勢逼近身，正要走出，忽見多人俱執器械，大聲叫罵，要來打門。他使大吼一聲：「怪撮鳥，來來來！」直竄出門外，掄著兩把潑風板刀，就地亂砍。眾人抵擋不住，便有的拾取磚頭、瓦礫、土塊、灰泥，只望馬騷頭上、身上亂拋亂灑，兩點般來。且有一塊磚頭拋來，將馬騷頭上打了一個窟窿。馬騷著急，將身縱跳上屋去，坐在屋脊上看火。眾人一時打他不著，又見他躲在屋上，便要來救滅火。看著地下已被他砍壞了數人，也有斷腳破腦的，也有不死不活的。眾人有的向著地下號哭，有的指著屋上叫罵，有的只叫「不要放走了這殺人賊」。便有人走進來救火。馬騷坐在屋脊上，拾取瓦片，看清了人的頭面。一片片飛擲下來，又叫聲：「著！」一時打得眾人抱頭捂臉，俱不敢近前來救。這火好不延燒得厲害！怎見得？但見：

風添火勢，火趁風威。風添火勢，直燎得黑氣透天關；火趁風威，只燒得紅炎攻地府。剝雜了萬道金光，直律律千條火燄。凡火不逢，天火不著；天火不借，凡火不燒。轟的一聲，粉牆忽變頽垣；爆得一響，畫棟盡成灰燼。四處居民叫苦，兩邊婦女悲號。雖是惹火燒身，亦必借巧應劫。

馬騷只坐在屋脊上，看燒塌了這邊，又走到那邊未燒的屋上。此時半夜間，直驚得遠近村人，皆來看火。

這夜，楊么也宿在一個村中店內。忽聽得街上人紛紛說去看火，忽又聽說是險道山強人出掠，在自召鋪殺人放火。楊么在床上聽得明白，因暗想道：「我這等吩咐他們，怎又如此亂為！須得我去喝散他。」便立起身，開出門來，果見煙火迷天。因想了一想，回步入房，取了包裹，提槍出來，尋對主人說道：「我要到前面去看火，不久也就天明，免得又來。這是塊銀子，給你做店錢吧。」主人收了，也就不問，楊么遂走到自召鋪來，卻聽見暗中有人在那裡埋怨道：「好好的人，卻疑他是賊，算計捉他。如今倒被他殺人放火，卻又不敢去惹他，豈不是打蛇不死自害！」又有的說道：「他怎是好人？只這說夢話，叫出『楊么，趕壞煞』。楊么，險道山的，他不是一伙的人？」又有的說道：「他只在山上做強人，又不來驚惱我們，管他做甚？況且獨自一人，如今弄出事來，有甚便宜？」又有的說道：「老哥，你們那裡曉得。這險道山的強人，與新來的這個楊么，俱是謝公墩王豹的對頭。他村中好不嚴禁，若拿了去，便得千貫賞錢，故此人要捉他。」又有人說道：「這些人怎打得他倒？只被人一磚拋去，卻打破了他的頭。頭便打破了，卻被他殺也殺夠了，火也放夠了。如今只坐在屋脊上，看火耍樂，眾人只不敢拿他下來。如今有人去報知王豹，等他自來捉拿。」楊么聽完，暗暗吃了一驚，連忙走開。因想道：「王豹這廝，恁般可惡，決不肯忘我。只不知這漢子是誰？卻在睡夢中叫我名姓，是一片真情想慕，形於夢寐中，實又添我一個知己。只是說甚趕壞煞，莫不是趕來算害我？我也不肯饒他。須去看個光景，問個明白，再作計較。」便一徑走到火發處，雜在人叢中，仰面看屋脊上，果有一個大漢子，坐在上面，將瓦一片片飛擲下來。楊么迎著火光，一時看不明白，便轉到黑影處看去。那馬騷卻對著火光，照得眉毛眼睛俱看得見。楊么定睛一看，卻是馬騷，便十分大驚，忙向屋上用手招呼，大叫道：「馬騷快下來！我楊么在此。」一連叫了三聲，便掄槍柄，向人身上撥打。紛紛退避。

這馬騷在屋上，忽聽見說是楊么在此，便十分快活，卻一時不跳下來。見楊么將人趕開，又十分快活，只從屋脊上兩三跳到屋簷，躡身竄落地下，向楊么大叫道：「楊么哥哥，想煞了兄弟！」便掄動板刀，要趕去殺人。楊么一手拖住道：「我問兄弟去說話。」馬騷氣忿忿地，只得跟走。這些村人忽聽見說楊么在此，一時嚇得驚慌，知是來救這漢子，俱各逃躲。及至王豹同了樂湯，帶領徒弟並村人以及弟兄趕來，已是無人。一面使人救火，一面望險道山追去，直追到天明，才回謝公墩防守。

這楊么扯著馬騷，乘人退避時急走離村，問道：「兄弟怎麼來此？」馬騷道：「想得哥哥一納頭不自在鳥悶，趕來作伴。恁地屈投錯，要到家見面。只今夜宿，被賊呆鳥暗算跳醒，只剝砍撒火，吃撮鳥傷破窟窿上屋。日出打鬧，不存老小！心裡沒想哥哥到來，兀地不同砍殺頓，放出鳥悶，扯跳恁地？」楊么道：「兄弟愛我，吃這虧苦。如今頭可疼痛？不要吹入風去，明日難好。」便除下氈笠叫戴。馬騷道：「沒疼。恁鬧夜半，窟窿長就大疙瘩，風沒鑽透。」楊么遂將鄉人言語並王豹事情述出，道：「我這裡認

得有條小路，便可繞過謝公墩。」又將當日走小路的緣故，略說了一番。馬震道：「全沒曉恁夢話。呆撮鳥與哥哥恁作對，只索叫他認黑瘋子板刀。扯跳小路，吃日後口笑。」楊么道：「我要回家心急，免得惹出是非，耽遲去路。兄弟你只依我。」馬震只得順從。楊么領著從小路急走，一路指說駱莊山崗桃園，只走到天明，已轉過了謝公墩三十餘里。

自此晝夜兼行，一路無話，不覺到了武昌。楊么不勝心喜，因對馬震說道：「喜今日已到故鄉，離家日近。連日行路辛苦，我同兄弟尋個酒店，沽飲三杯。」馬震道：「幾日跑跳得兩腿怪直，恰想碗酒下肚。」便走到一個店中，兩人對吃。馬震只低頭吃了半晌，忽定睛將楊么一看，道：「恁日忙亂，也沒心觀哥哥面臉，兀地較當日怪白。」楊么聽了，只得忍笑說道：「若不賴此遮飾，必是被人猜識。」遂將屠脩搽臉傳授，清早塗抹〔說知〕。馬震聽了，只笑得拍掌道：「屠脩好！」

兩人正吃間，忽聽得街上有官員過往，十分熱鬧。兩人只是吃酒。火工送上酒來，轉身走去，楊么忙叫住問道：「什麼官員過往，這等熱鬧？」火工道：「這位官員是本地人，極有勢，在此調集人馬。今日到來，合城官府俱來迎接他到帥府中去。」楊么道：「既是本地人，不過是個鄉紳，怎得在此調兵？他姓什麼？」火工道：「他便是岳陽城中賀太尉。前年來家葬母，休閒快樂。近日汴京報來，被一起好漢夜鬧晝劫，不能捕獲；金兵連夜殺來，汴京朝夕不保。遂有旨意下來，欽召他進京，又著他調本省軍兵去救汴京。奉旨在此調選，不久就要起身。」說罷走去。楊么聽了，忙看馬震一眼，各自會意。楊么忽笑了一笑。馬震問道：「哥哥笑兀誰？」楊么便低說道：「我笑宋室沒眼，專用這等小人。我慮汴京必不能保矣！」馬震道：「不保好做事。」楊么欲要說些言語，因見他說話躁烈，恐生別事，因說道：「酒不吃了，同兄弟到家慢吃吧。」馬震忽問道：「恁個鳥太尉，敢是與哥哥作對的呆撮鳥？」楊么忙立起身，搖首道：「不是不是。」馬震便將酒肉一頓撈吃完，楊么打發酒銀，出門走路。

又走了幾日，才到了柳壤村中。早有村人忽見楊么回來，俱吃了一驚。楊么忙向村中父老說道：「小子才來，不曾見過父母，不敢先禮，容拜見了來陪話。」眾人聽了，一時不便與他說知，只說道：「大郎請便，我們隨後就來。」楊么便低頭急走。走到自己門前，抬頭一看，早見前後門戶傾頽，左右牆垣塌損，楊么見了，不勝暗暗點頭道：「老年人在家懸念，愁苦不了，那有心緒葺理？」連忙走上階頭，卻見兩門虛掩；忙用手推開，正要叫聲爹媽，早一眼看入內去，不覺吃了大驚。端的是什麼緣故？但見：

樑上灰塵掛滿，堂中污垢成堆。戶牖俱無，前後一望到底；牆垣拆去，周圍四處通風。白日鼠橫行左右，黑夜狸穿走東西。地下坑坑坎坎，台基側倒斜斜。一座灶，掀翻在地；半壁爐，推倒窗前。進門聞臭氣，人皆掩鼻；入戶見荒涼，心也辛酸。若不是走失逃亡，亦應知捕賊起發。

楊么看完，因對馬震說道：「原來我出外多時，父母無靠，另是搬居。只不知居在那裡？我須去問人來。」正要轉身，早見幾個人，同著一陣老幼男婦，陸續走來。楊么看去，在前的幾個，就是當日來說賀家安葬的幾個裡老。楊么連忙迎走上前，拱手問道：「請問尊長，楊么的父母搬居在那裡？乞煩指引。」裡老聽了，齊說道：「說來話長，請大郎到舍下去，慢慢說知。」馬震在旁發話道：「這伙不死話的老鳥牛，全沒些人性氣！誰耐煩慢慢騰騰地嘈？」楊么忙看了一眼，便向眾老賠笑施禮道：「我這兄弟北方人，性氣耿直，說話粗魯，萬勿見怪。乞尊長就此說明，使楊么好去。」眾裡老道：「不是我們定要相留到家，因見大郎回來，想起前番為我們地方，不許賀家安葬，害了你一家受苦，恐怕一時說出，使你必要氣苦，故此要慢慢說知。」楊么聽了，著驚道：「莫非楊么的爹媽，有什麼變故麼？」眾人問道：「大郎在北邊的事情，難道你不知些消息，一徑來家的麼？」楊么道：「我因記念父母，遇赦便就回南，汴京亂信，前在武昌才知。」眾人見他錯認了話頭，因說道：「如今只得要與大郎直說了。自從大郎去後，不獨你父母在家懸念，我村中人那一個不感念你不了。這賀太尉見你去後，即另擇時日安葬。自從葬後，村中老少不寧，洞庭湖中盜賊時常出沒村坊，幸喜獨不到我村來。雖是不來，也未免提心吊膽。不期這賀太尉，他們是作官的人，朝中事情，略有些舉動，便有人來報他。說大郎遇赦，與白雲山同伙，大鬧東京，做下許多不法。他便懷著舊恨，竟去稟知相公，說大郎是本村人，現有父母在家，必有信息往來。朝廷不久追究，莫若先將他父母拘禁，休使他知覺潛逃，日後到府要人，便就費力。相公准信，即差百十捕役，星夜趕來，打入你家，不容分說，將你父母立時鎖扭，滿屋搜尋財帛，險不將這間房子顛倒過來，地皮掘做深坑。你不見裡面坑坑坎坎，台基倒倒斜斜？又疑心有銀兩埋砌在牆避土灶中，便拆開掀倒，將一應器皿飾物，盡行席捲；扛抬不動，粗夯不值錢的，還分派村中，要銀交納。便扯拽兩個老人家解入府去，受審刑責。幸喜分辯得好，說是大郎原為犯罪遞解；在外不法，實非父母縱容之罪。相公聽了，便將兩人囚繫在獄，因見東京沒有來文，遂不再審。我村中只斂錢助米，告求禁役，傳送飲食，兩老人便在內安然無恙。只不知大郎可曾做這勾當？」此時楊么聽得惱怒悲苦，大叫道：「這賀賊暗將楊么父母陷入獄中，說來甚是痛心。若不殺此奸仇，豈是平生志量？」說罷，白瞪雙睛呆了半晌，不覺流下淚來，道：「罷罷罷，我楊么一生見人父母若己父母，見人患難若己患難。誰知生身過，不能侍養，已成不孝；正欲報恩撫養，今反為我受冤！蒼天蒼天，我楊么何惜此身軀而不及之救耶！」說罷淚流滿面，向眾人拜謝，卻回頭不見了馬震。只因一不見：

天上月蝕皆仰見，空中雷動盡聞聲。